

夜光杯

柏桦，夏天与汉风

木叶

几本第三代诗人的选集均收了柏桦那首《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》，标题比诗行给我的印象还要深几许，昭示了柏桦至今诗歌的一大特色——向后！在先锋到死的时代，柏桦的先锋姿态是向后的。用他自己的话便是：“我天生就是一个怀旧的人，这个真是没办法，而且在过去的那种诗歌当中我会激动，真心的激动——所以会走这条路。”他的“向后”不是尘土满面，而是一种拂拭一种采掘。

柏桦来复旦演讲，还有人问起对海子的看法（这些年大凡诗人作演讲几乎均被问及这个问题，多多有次去同济亦然）。面对学子，柏桦说：不好说……还是不好说……恐惊天上人。恐惊天上人——这是个美丽的答复。其实，柏桦是写过海子的，在《春日》一文里他视海子为“激越的夜莺般的抒情诗人”，“可爱的左派王子”，“他为中文文学引入一种从未出现过的闪电速度和血红色彩，……他所赠予我们的闪电之美、血红之美最终也将变成我们的形象之美、生活之美。歌唱还在继续，倾听早已开始……”

我能感受到柏桦心情的复杂和柏桦其人的简单。在复旦，我递上《往事》诗集请他为大家诵读《夏天还很远》一诗。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便是这一首，可他读得并不是很好，有着一句匆促。夏天不可说言。

柏桦在关于诗人万夏的一文中可尽言。“痼疾是每一个诗人内心的普遍症候——诗歌中最秘密、最驯良的温泉，有时也是最激烈、最发烫的热泉。”依循柏桦的这一视角看去，他自己诗歌上的宿疾又是什么呢？我想，或许，一个为夏天情结，另一个便是汉风之美。

在读柏桦时，仿佛始终看到一个当代诗人在向古代诗人致敬，那些恒星般的诗人，那些流星或彗星型的诗人，那些很早便迷恋的和刚刚才喜欢上他的诗篇。如何将现代物事写出诗意，如何将俗常物事写出诗意，这是柏桦所关注的。许多诗人一直在寻找一柄斧头，一柄可以劈开庞然的当下，又可和传统精髓相呼应的斧头。柏桦给出了一个诗歌写作用语的标准：文言文占35%，日常口语占35%，翻译体占20%（好像还不到100%）。在柏桦看来，即便为了词汇量的丰富与魅力，亦不妨借鉴古言文和翻译体。他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，亦非一个故步自封的人。“古典的东方如何转换成现代语境，如何与当下发生关系，这是天才的事业，至少我还没有做到”，柏桦说。

许多诗人已然开始对古风、汉风注目与取法了，所谓“向后转”，一种古典的现代化，抑或，一种现代的古典化。向后的路永远不会是单纯的向后，而是另一种更复杂的行进与先锋。

一支歌

吴志昆

昨日在朋友圈里偶然听到，睽违一个甲子即60年前曾熟稔的歌子。那时，我在小学里，一位教体育与唱歌的老师教的。是我一生学的第一支现代意义的歌曲。这支歌，舒展悠扬而又欢快地抒情。歌词我还记得那么几句：雨后青山绿溶溶，凉山顶上飞彩虹，彩虹搭成桥一座，飞架蓝天到北京。

几年后，我读了一些新诗集，才知道歌词是上世纪60年代西南军旅诗人梁上泉写的诗。歌词的质朴优美，让我一个见惯了雨后彩虹的山区孩童，似乎突然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口，这是我的艺术启蒙和审美启蒙。

这支歌叫《凉山顶上飞彩虹》，我至今不知这有些西南彝风旋律的作曲者是谁。遥想一个甲子前，那年我11岁。慨然岁月流逝，也感悟北大之父蔡元培先生曾经力主美育可助国人健全人格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推进再到高潮乃至尾声，都层次分明、进退有度，一套动作编排得行云流水，既张扬又克制，且不乏癫狂和惊悚，它们不只是单纯的动作，还交代了特定人物的个性和心理。女劫匪独对女乘客那一场，几个动作便将人物的冲动性格和失衡心理交代出来，这里是情节又是伏笔，女劫匪虽只是次要人物，却也因此而丰满；劫匪团伙跳车追击的一场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而这些动感十足的肢体对抗，是以中俄边境的静谧景致为背景的。此处大地辽阔，由白雪塑造的大片宁静容纳了所有不安，亦消融了血色与罪恶，将这些对抗和冲突衬得有些不真实。就像凶残的苗青山，每次出手，都用耳机将自己沉浸在交响乐里。违和吗？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五交响曲》第四乐章，就是猛烈的进击、雷鸣的回旋、欢快的冲峰……却也因此囿于一个小世界，仅属于他一个人。所有的“动作”也是内在的，如同一座火山，酝酿着爆发。在随后的剧情中，这座“火山”频繁运动，在街头，在音乐厅，在宿舍，在医院，在废弃工厂……过程充满张力，躁动不安，杀机四伏，险象环生。在莫斯科这个叙事的“他乡”，在动作和细节里、在语言之外，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渐渐展开。

在《莫斯科行动》里，我看到了香港动作片的“复活”。

香港导演邱礼涛的2023年，过得有些忙碌：继《扫毒3》《暗杀风暴》和《绝地追击》之后，由他执导的《93国际列车大劫案：莫斯科行动》也于国庆档登陆内地院线。虽然前三部的票房并不理想，但不难看出：转战内地后，他对香港动作片内地表达路径的探索，已见成效。其实在风格上，邱礼涛从来不是开创者，他更像一个匠人。然而千锤百炼，真意自现，《莫斯科行动》或许就是他的收获“季节”。

令人眼前一亮的，是富于节奏感的“打戏”。动作电影里的“打戏”，不只是剧情需要，更是影像的一部分，是关于如何让影像流动起来，亦关于电影的节奏与意味。曾经，香港电影开创了独特的“动作”美学，将其与人物相关联，成为观赏与解读的对象。《莫斯科行动》的动作不易出彩，因为“限制性”强，尤其是两场车厢中的“打戏”，空间狭窄，人物众多，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场“混战”，但是影片的处理很好：每一次，从发起到

远俗近雅

谢泳

彭伟的《钱锺书与冒效鲁》即将出版。我和彭伟没有见过面，但留意过他写钱锺书和冒效鲁的文章，篇篇均有新材料，有新视角，极为难得。钱锺书研究，有相对稳定的群体，高手如林，中文西文，事无巨细，掘地三尺，搜罗殆尽，再想有点完全的新材料，很难，但彭伟还总能有新发现，说明他的研究方法非常独特，也非常有效。

现在钱锺书研究最热处，是钱的笔记，而笔记中最难的是外文笔记，有“视昔犹今”、范旭仑、王依民、张治这样有中外两面知识的人关心用力，一般人不好再插手。彭伟有留学背景，但他更能向地方文献前进，从冒家史料开掘，这个史料方向，我一向赞同，史料发现也合近水楼台规则，所以我非常欣赏彭伟搜集史料的方法。

网络时代，严格说，网上能查到的材料，机器能查到的材料，在满足智力游戏方面，总是稍嫌欠缺，而学术研究的快乐是先到先得，甚至是只有我才能找到，这样才是累积学术成果。彭伟从冒效鲁和钱锺书的关系入手，史料发现的多少、重不重要是另外一回事，只这个史料方向，就很令人佩服，坚持下去，必有收获。

彭伟很年轻，在一个小地方，对学术

低。我不知道彭伟的趣味如何而来，但他的趣味，很有令人欣赏的地方。彭伟的学术趣味，暗合我经常和朋友说的一个想法，就是青年选择学术方向，一定要“远俗近雅”。因为文史研究，总是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才有意思，太近了就没什么趣味，这个距离，我的感觉，总要有二百年吧，此谓“远俗”，就是说，如果是几百年前的事，再俗再小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时间产生了趣味，比如敦煌文献，一直非常热，其实那东西都是民间的，都是俗人俗事，但因为远，有陌生感，有复杂性，早期中国一流学者从罗振玉、王国维到陈寅恪、胡适，等等，都产生了兴趣，再“土”也没有关系；“近雅”的意思是如果不能拉开距离，学术方向就要选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那一类人事，一定要“洋”，这样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学术才情。

彭伟现在的学术兴趣是钱锺书和冒家人事，这都是有趣味的，也是高雅的学术方向，研究当代人事，就是要向这样的方向努力，而不能随便找个作家就下手研究，那样就虚掷了自己的才华。

箬笠蓑衣

袁山

昔时，箬笠与镰刀、锄头、铲子等农具一样，相融于老表的日常生活中。无论雨天或“日头天”，山野林间，田间地头，处处有它的身影。

箬笠从远古而来，状如漏斗大小，故又得名斗笠。井冈山的山山沟沟都长有箬叶，老表就地取材，用细细的竹篾编织成两层经纬网，在网中夹着晒干的箬叶，织就了箬笠。竹子、箬叶、老表，共风雨同呼吸。晴日，在箬叶与竹篾缝隙之间，箬笠与阳光呢喃。雨天，雨珠顺着斗笠的边缘，有颗颗落至蓑衣之上，沙沙作响。而不远处，田里地里的庄稼逐渐成长，等着开花结果，雨中戴着斗笠穿着蓑衣，如同穿戴着快乐与安宁。

那时候，老表家客厅的一面墙壁上都有两枚钉子嵌入墙内，一根长绳连接着两枚钉子。斗笠悬挂在绳上，像是燕子依傍屋檐筑巢，浅吟低唱着。墙角下，还排列着整整齐齐的农具，期待出发。

春天来了，土地苏醒了，老表戴着斗笠下田播种、插秧，让斗笠盖住脸蛋，不让阳光暴晒肌肤。斗笠中洋溢着特有的汗酸味，也弥漫着太阳和大自然的气息。从山上回来，老表的斗笠里面总是装着伢仔爱吃的山野果，如树莓、桑葚、乌稔果、山楂……收工回家，顺道去菜园地，老表的斗笠成了篮，里面盛满了辣椒、茄子、南瓜等。出工休憩时，大家坐在大树底下，每人双手拿着斗笠轻轻地扇动着，随着斗笠的上下摇摆，摇来了徐徐清风。春耕秋收，斗笠都默默地与农人相依相伴。

蓑衣一般制成上衣与下摆两个部分，没有特定的衣袖，宽大的衣领像大披风一样，遮风挡雨的同时，手臂还能自如活动。

井冈山的蓑衣有着江南蓑衣的明显特点，针脚较为细密，编织较为厚实，关键部分为里外两层，中间还填充着棕毛。它取材于纯天然的棕纤维，透气性好，一件匠心独到的蓑衣能用上数十年而不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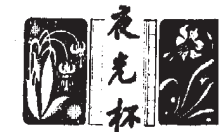
蓑衣原材料为棕榈树皮，一件蓑衣需要用5—7斤干棕丝，通过上万针串制而成。在井冈山的田野乡间，房前屋后种着许多棕榈树，为蓑衣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。

写到这里，就会想起那奔流不息的溪水、深山老林中的古道、葱郁的杉树林，更会想起那穿着草鞋，戴着斗笠，披着蓑衣在田头山间劳作的老表，那是一幅幅经典的画卷，是我心头永远定格的面。

这样有兴趣，又有这样高的趣味，让我感到很惊奇。说实话，现在很多名校出身的博士，念了那么多年书，学术趣味依然很

低。我不知道彭伟的趣味如何而来，但他的趣味，很有令人欣赏的地方。彭伟的学术趣味，暗合我经常和朋友说的一个想法，就是青年选择学术方向，一定要“远俗近雅”。因为文史研究，总是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才有意思，太近了就没什么趣味，这个距离，我的感觉，总要有二百年吧，此谓“远俗”，就是说，如果是几百年前的事，再俗再小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时间产生了趣味，比如敦煌文献，一直非常热，其实那东西都是民间的，都是俗人俗事，但因为远，有陌生感，有复杂性，早期中国一流学者从罗振玉、王国维到陈寅恪、胡适，等等，都产生了兴趣，再“土”也没有关系；“近雅”的意思是如果不能拉开距离，学术方向就要选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那一类人事，一定要“洋”，这样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学术才情。

彭伟现在的学术兴趣是钱锺书和冒家人事，这都是有趣味的，也是高雅的学术方向，研究当代人事，就是要向这样的方向努力，而不能随便找个作家就下手研究，那样就虚掷了自己的才华。



中山客

茶本

中山客，真名叫何远轮，民国时期是广州《现象报》的主力，以“负枕人”笔名撰写小说，当时《现象报》有号称八蛇九老哼哈二将，他却以一己之力顽抗这十

九位武林高手！后被“我是山人”引入《星报》，以“中山客”笔名讲古。他说改换笔名，是因为讲古没讲过，万一讲不好，怕砸了“负枕人”的老字号招牌。但是，他以“负枕人”写的小说《南华六祖》《飞贼邓天池》等，均未见结集出版，反而署名“中山客”的倒出版了很多。看来，他是自己砸了自己招牌。《太师梁储传》是“中山客”的名著。

本书的传主梁储实有其人，其后代至今仍子孙繁盛，梁储曾在明正德年间担任过内阁首辅，死于嘉靖六年，特赠太师。本书十册，有趣的是该书行文因大量粤语，不大好读，不是“乜”，就是“唔”的，粤语“咁难噶”，真真，我“睇唔明啊”！

访诸葛武侯墓

廖书兰

您。”写得情真意切。俞雅凡感觉此次青甘陕之行，在拜祭完诸葛亮先生后，已完成一大半，了了多年宿愿，似乎其他的地方，例如五丈原、街亭，不急需看了，因最主要的心事已经完成，就直接驱车南下进入四川境内。当年诸葛亮为了抵挡曹操而建造的剑门关，地势十分险峻，是曹魏攻打蜀国必经之路，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”。俞雅凡出发到剑门关时，天清气朗万里无云，但当她走在险峻的崎岖山路时，突然刮起大风，下起倾盆大雨，她撑起伞，站在湿滑的石阶上，感觉自己的三国梦仿佛要圆了。

《秋声赋》：“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……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……物既老而悲伤。”总感到通篇都是一片肃杀，其实晚年的欧阳修写下此文的情绪，和秋季的气息是相统一的，只是触物伤情，有感而发。再回头想想我的小学老师，也许早已深谙此理，故由衷地说出“秋天是悲伤和充实的统一”，不像那时的我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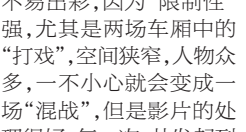
长大后渐渐地懂了，秋天亦是充实的。也曾常常捡几片秋叶，夹在普希金的诗集里。真不敢相信伟大的俄罗斯诗人，也是

最喜欢秋季的。他在给朋友普列特尼奥夫的信中写道：秋天到了，这是我喜欢的季节，这时我的身体特别健康，我的文学创作时节来临了。我想诗人之所以热爱秋天，大概也是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悲伤的过程，才有了充实的精神世界，才有了后来一次又一次痛苦的蜕变。这样想着，我也渐渐地到了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年龄了！一叶而知秋，大自然微妙的变化，既是有客观规律的变化，也是一种心灵感应。否则何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之说。敏感的人往往一叶而知秋，麻木的人则“多叶而不知秋”。

最近偶尔看到在重播电视剧

《秋声赋》：“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……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……物既老而悲伤。”总感到通篇都是一片肃杀，其实晚年的欧阳修写下此文的情绪，和秋季的气息是相统一的，只是触物伤情，有感而发。再回头想想我的小学老师，也许早已深谙此理，故由衷地说出“秋天是悲伤和充实的统一”，不像那时的我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

长大后渐渐地懂了，秋天亦是充实的。也曾常常捡几片秋叶，夹在普希金的诗集里。真不敢相信伟大的俄罗斯诗人，也是



秋实

周黎明

秋天是悲伤和充实的统一，既有客观规律的变化，也是一种心灵感应。否则何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之说。敏感的人往往一叶而知秋，麻木的人则“多叶而不知秋”。

最近偶尔看到在重播电视剧

《秋声赋》：“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……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……物既老而悲伤。”总感到通篇都是一片肃杀，其实晚年的欧阳修写下此文的情绪，和秋季的气息是相统一的，只是触物伤情，有感而发。再回头想想我的小学老师，也许早已深谙此理，故由衷地说出“秋天是悲伤和充实的统一”，不像那时的我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

长大后渐渐地懂了，秋天亦是充实的。也曾常常捡几片秋叶，夹在普希金的诗集里。真不敢相信伟大的俄罗斯诗人，也是

最喜欢秋季的。他在给朋友普列特尼奥夫的信中写道：秋天到了，这是我喜欢的季节，这时我的身体特别健康，我的文学创作时节来临了。我想诗人之所以热爱秋天，大概也是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悲伤的过程，才有了充实的精神世界，才有了后来一次又一次痛苦的蜕变。这样想着，我也渐渐地到了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年龄了！一叶而知秋，大自然微妙的变化，既是有客观规律的变化，也是一种心灵感应。否则何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之说。敏感的人往往一叶而知秋，麻木的人则“多叶而不知秋”。

最近偶尔看到在重播电视剧

《秋声赋》：“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……天之于物，春生秋实……物既老而悲伤。”总感到通篇都是一片肃杀，其实晚年的欧阳修写下此文的情绪，和秋季的气息是相统一的，只是触物伤情，有感而发。再回头想想我的小学老师，也许早已深谙此理，故由衷地说出“秋天是悲伤和充实的统一”，不像那时的我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

长大后渐渐地懂了，秋天亦是充实的。也曾常常捡几片秋叶，夹在普希金的诗集里。真不敢相信伟大的俄罗斯诗人，也是



细雨

齐铁偕 诗书画

细雨如雾，给小镇一层透明的浸润，人进去，船进去，都被融化了……

《爱情的边疆》，其中女主角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——文艺秋，虽然这部电视剧将小人物的爱情表达，融合到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中，见微知著，自有感人的一面，但我好像纯粹是冲着这么诗意的名字去的。文艺秋！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曾经那么热烈地呼唤文学的春天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也呼唤着广大文艺工作者，以累累的秋实来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！

《爱情的边疆》，其中女主角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——文艺秋，虽然这部电视剧将小人物的爱情表达，融合到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中，见微知著，自有感人的一面，但我好像纯粹是冲着这么诗意的名字去的。文艺秋！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曾经那么热烈地呼唤文学的春天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也呼唤着广大文艺工作者，以累累的秋实来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！

《爱情的边疆》，其中女主角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——文艺秋，虽然这部电视剧将小人物的爱情表达，融合到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中，见微知著，自有感人的一面，但我好像纯粹是冲着这么诗意的名字去的。文艺秋！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曾经那么热烈地呼唤文学的春天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也呼唤着广大文艺工作者，以累累的秋实来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！

十日谈

秋之味

责编：郭影

秋天是水果丰盛的季节，尤其在喀什。